七十二家集

謝康樂集卷之七

宋陳郡謝靈運客兒著

明閩漳張　燮紹和纂

志

遊名山志

夫衣食人生之所資山水性分之所適今滯所資之累擁其所適之性耳俗議多云歡足本在華堂枕巖漱流者乏於大志故保其枯槁余謂不然君子有愛物之情有救物之能橫流之弊

非才不治故時有屈己以濟彼豈以名利之場賢於清曠之域耶語萬乘則鼎湖有縱轡論儲貳則嵩山有絕控又陶朱高拂越相留侯願辭漢傳推此而言可以明矣

破石溪南二百餘里又有石帆修廣與破石等度質色亦同傳云古有人以破石之半爲石帆故名彼爲石帆此名破石

永寧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巫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

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

石門澗六處石門遡水上入兩山口兩邊石壁

右邊石巖下臨澗水

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華子岡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祿里

先生弟子翔集此頂故華子爲稱也

桂林頂遠則嵊尖彊中

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右傍長

江

始寧又北轉一汀十里直指今下閣南門樓自

南樓百步許對横山

論

辨宗論　問答附

同遊諸道人並業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務寡頗多暇日聊申由來之意庶定求宗之悟釋氏之論聖道雖遠積學能至累盡鑒生不應漸悟孔氏之論聖道既妙雖顏殆庶體無鑒周理歸一極有新論道士以為寂鑒微妙不容階級積學無限何為自絕今去釋氏之漸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極一極異漸悟

能至其涯際故理之所去離合各取然其離孔釋矣余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明得意之說敢以折中自許竊謂新論爲然聊荅下意遲有所悟

法勗問彼覽清論明宗極雖微而一悟頓了雖欣新剖竊有所疑夫明達者以體理絕欲悠悠者以迷惑嬰累絕欲本乎見理嬰累由於乖宗何以言之經云新學者離般若便如失明者無導是爲懷理蕩思於茲顯矣若涉

求末漸於大宗希仰猶累於塵垢則永劫劬

勞朔果緬邈既懷猶豫伏遲嘉訓

初答道與俗反理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權雖

是假旨在非假智雖是眞能爲非眞非眞不傷

眞本在於濟物非假不遂假濟物則反本如此

之劫無爲空勤期果有如彼日

易再問案論孔釋其道既同救物之假亦不

容異而神道之域雖顏也孔子所不誨賓相

之妙雖愚也釋氏所必敎然則二聖建言何

乖背之甚哉

再荅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異也大而校之華民易於見理難於受教故閉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人易於受教難於見理故閉其頓了而開其漸悟漸悟雖可至昧頓了之實一極雖知寄絶累學之冥良由華人悟理無漸而誣道無學夷人悟理有學而誣道有漸是故權實雖同其用各異昔向子期以儒道爲壹應吉甫謂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况眞實者乎

易三問重尋荅以華夷有險易之性故二聖敷異同之教重方附俗可謂美矣然淵極朗鑒作則於上愚民蒙昧伏從於下故作則宜審其政伏從必是其宗令孔廢聖學之路而釋開漸悟之逕筌蹄既已紛錯群黎何由歸真

三荅冬夏異性資春秋爲始末晝夜殊用緣辰暮以往復況至精之理豈可逕接至粗之人是故傍漸悟者所以密造頓解倚孔教者所以潛

成學聖學聖不出六經六經而得頓解不見三藏而以三藏果筌蹄歷然何擬紛錯無兆既獲群黎以濟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以宗極微妙不容階級使夫學者窮有之極自然之無有若符契何須言無也若資無以盡有者焉得不謂之漸悟耶

初答夫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累盡則無誠如符契將除其累要須傍教

在有之時學而非悟悟在有表託學以至但階級敎思之談一悟得意之論矣

維再問論云悟在有表得不以漸使夫涉學希宗當日進其明不若使明不日進與不言同若日進其明者得非漸悟乎

再答夫明非漸至信由敎發何以言之由敎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然向道善心起損累出垢伏伏似無無同善似惡乖此所務不俱非心本無累至夫一悟萬滯同盡

耳

維三問答云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夫尊教而推宗者雖不永用當推之時豈可不暫令無邪若許其暫合猶有賢於不合非漸如何

三答暫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今豈可以假知之暫而侵常知之真哉今暫合賢於不合誠如來言竊有微證巫臣諫莊王之言物賒於己故理為情先及納夏姬之時已交

於物故情居理上情理雲互物已相傾亦中智之卒任也若以諫月爲悟豈容納將之惑邪且南爲聖也北爲愚也背北向南非停北之謂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稱然向南可以至南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北故愚可去矣可以至南故悟可得矣

慧驎演僧維問當假知之壹合與眞知同異

初答與眞知異

驎難問以何爲異

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恒其知眞知者照寂故理常爲用用常在理故永爲眞知

難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以除累今假知之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以去之乎

三答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恒觸者心日昏教爲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然滅之時在累伏之後也伏累滅累貌同實異不可不察

滅累之體物我同忘有無壹觀然累之狀他已異

異情空實殊見殊實空異己他者入於滯矣壹

無有同我物者出於照也

躋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三千廣於赤縣四部

多於戶口七寶妙於石沙此亦方有小大故

化有遠近得不謂之然乎

初苓事理不同恒成四端自有小大各得其宜

亦有賢愚遲方而處所謂世同時異物是人非

譬割雞之政亦有牛刀佩璽而聽豈皆唐虞今

謂言游戲盡於武城長世皆聞於天下末之聞
乩且俱稱妙覺而國土精粗不可以精粗國土
而言聖有優劣景迹之應本非所徵矣
維再問論曰或道廣而事狹或事是而人非
令不可以事之大小而格道之粗妙誠哉斯
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設令用孔實未盡極以
之應世故自居宗此自是世去聖遠未是明
極夫降少數階以接群粗則粗者所不測然
數階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撫世者於

粗為妙然於妙妙猶粗粗矣以妙求粗則無往不

盡以粗求妙則莫覩其源無往不盡故謂之

窮理莫覩其源故仰之彌高今豈可就顏氏

所崇而同之極妙耶

非答今不精顏所推而謂之為極但謂顏為庶

幾則孔知幾矣且許為昌言孔非本談以堯則

天體無是同同體至極豈計有之小大耶

維三問凡世人所不測而又昌言者皆可以

為聖耶

三荅夫昌言賢者倘許其賢昌言聖者豈得反非聖耶日用不知百姓之迷蒙唯佛究盡實相之崇高今欲以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未之有也苟所不知焉得不以昌言爲信旣以釋昌爲是何以孔昌爲非耶

法綱問云敬披高論探研宗極妙判權實存旨儒道遣教孔釋昌言折中允然新論可謂激流導源瑩拂發揮矣詳復荅晶維之問或謂因權以通或學而非悟爾爲玄句徒設無

關於胸懷焉將所未安何以言之夫道形天
隔幾二險絕學不漸宗會無垠拂融將有端
思不出位神崖曷由而登機峯何從而超哉
若勤務於有而坐體於無者譬猶揮毫鍾張
之則功侔羿養之能不然明矣蓋同有非甚
礙尚不可以貌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
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又云累既未盡無不
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論曰夫膏肓大
道摧轍玄路莫尚於封有之累也蓋有不能

祛有祛有者必無未有先詎有累累然後得無
也就如所言累盡則無爾爲累之介大實不
無待實不無待則不能不無故無無無貫矣如
彼重關自踰無假火日無假火日則不能不
設亦明無尙焉落等級而行頓悟將於是乎
躓矣服任之餘幸思嘉釋
來難云同有非甚礙倘不可以跳此而善彼豈
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以相通者耶此是拘
於所習以生此疑耳夫專跳筆札者自可不工

於弧矢弧矢既工復縱筆札若何爲不乘哉若
封有而不向宗自是封者之失造無而去滯何
爲不可得昔借不乘之有以請能乘之無非惟
鍾胡愧射於史李羿養慙書於羅趙觸類之賾
始充巧歷之數今請循其本夫憑無以伏有伏
久則有忘伏而不能知知則不復辨是以坐忘
日損之談近出注莊數緣而滅經有舊說如此
豈累之有去實無之所濟且明爲晦新功在火
日但火日不稱功於幽闇般若不言惠於愚蠢

耳推此而往詎俟多云

慧琳問云三復精議辨儘二家斟酌儒道實有懷於論矣至於去釋漸悟道孔殆庶幾竊惑焉釋云有漸故是自形者有漸孔之無漸亦是自道者無漸何以知其然耶中人可以語上久習可以移性孔氏之訓也一合於道場非十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絕文論二聖辯言豈獨夷束於教華拘於理將恐斥離之辨辭長於新論乎易道入難云絕欲

用於體理當謂日損者以理為標也論曰道與俗反本不相關故因權以通之物濟則反本間日權之所假習心者亦終以為慮乎爲曉悟之日與經之空理都自反耶若其永背空談翻爲末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不若維摩假知中殊爲藻艷但與立論有違假若以旋迷喪理不以鑽火致惑苟南向可以造越背北可以棄燕信燕北越南矣慮空可以洗心捐有可以祛累亦有愚而空聖矣如

此但當勤般若以日志贍鄧路而驟進復何憂於失所乎將恐一悟之後更顛於南北之

簷耶靈運爲書荅難

孔難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釋難曰一合而云物有佛性物有佛性其道有歸所疑者漸教聖無階級其理可貴所疑者殊塗並二聖異塗將地使之然斥離之歎始是有在辭長之論無乃角弓耶難云若其永背空談翻與末說若始終淄汏可循教而至可謂公孫之辭辯者之囿矣

夫智爲權本權爲智用令取聖之意則智即經之辭則權傍權以爲檢故三乘咸蹄筌既意以歸宗故般若爲魚兎良由民多愚也教故選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貴於權悟假知之論肯明在有者能爲達理之謙是爲支睽相傾非悟道之謂與其立論有何相違燕北越南有愚空聖其理既當頓獲於心矣若勤者日忘贍者繼進亦實如來言但勤未是得贍未是至當其此猶可謂向宗既得既至可謂一悟將無同轡來馳而

云與檄邪

論曰由敎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無入照之分問曰由敎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關信聖人若關信聖人理不關心政可無非聖之光何由有日進之功以下王衛軍問答

答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上莫非關信但敎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關心賜以之二回以之十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進之功

論曰暫者假也眞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又曰假知累伏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恆其知問曰暫知爲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尚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眞知等照然寧無入照之分耶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爲用又不知以何稱知

答曰不知而稱知者正以假知得名耳假者爲名非暫知如何不恆其用豈常之謂旣非常用所以交賒相傾故諫人則言政理悅巳則犯所

知若以諫府爲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言理者浮談犯知者沈惑推此而判行理已下無淺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替之心矣

論曰發爲用者心日伏伏累厭久至於滅累

問曰發爲用而累伏爲云何伏耶若都未見理尋心闇信常其尋心惟信而已謂此爲累伏者此是慮不能並爲此則彼廢耳非爲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其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

彌久累何由滅

答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實如來告允厭心數孰不皆然亦如來旨更恨不就學人設言而以恒物爲譏耳譬如藥驗者疾易痊理妙者吝可洗洗吝豈復術環疾痊安能趣滅則事不俟居然已辨但無滿之功故資世俗之善善心雖在五品之數能出三界之外矣平叔所謂冬日之陰輔嗣亦云遠不必攜聊借此語以況入無果無匹隔

謝康樂集卷之八

宋陳郡謝靈運客兒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頌

無量壽佛頌

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淨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頽年欲安寄乘化好晨征

贊

王子晉讚

淑質非不麗難以之百年儲宮非不貴豈若登雲天王子愛清淨區中寔囂諠冀見浮丘公與爾共紛翻

巖下見一老翁四五少年讚

盛弘之荊州記初有採藥衡山見一老翁四五少年對坐執書

衡山採藥人路迷糧亦絕過息巖下坐正見相對說一老四五少仙隱不可別其書非世教其

入必賢哲

維摩經十譬贊

聚沫泡合

水性本無泡激流遂聚沫即異成貌狀消散歸虛豁君子識根本安事勞與奪愚俗駭變化橫復生欣怛

燄

性內相表狀非炎安知火新新相推移熒熒非向我如何滯着人終歲迷因果

芭蕉

生分本多端芭蕉卻不一含葉不結核敗華何由實至人舍取嘗無筆誰能律莫晲緣合時當視分散日

聚幻

幻工作同異誰謂復非真一從逝物過既往亦何陳謬者擬久近達者皆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

夢

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狀盈眼前好惡迭一作迷萬變既悟耿已往惜爲浮物戀誂視婆娑盡當常非赤縣

影響合

影響順形聲資物故生理一旦揮霍去何因相像似聲有靡不然脉漠呼仁已四色尚無本八微欲安恃

浮雲

泛濫明月陰薈蔚南山雨能爲變動用在我竟

無取俄已秋飛散豈復得攢聚苟汝既無我何由有我所

電

倏爍驚電過可見不可逐恒物生滅後誰復綴遲速慎勿容留念横使神理憑發已道易乎忘情長之福

侍沉舟贊

沉鷗兮遊蘭沚渚相委兮石參差日隱雲兮月照林風遊冷兮水漣漪

和范光祿祗洹像讚三首 并序

范侯遠送像讚命余同作神道希微願言所屬輒總三首期之道場

佛讚

惟此大覺因心則靈垢盡智照數極慧明三達非我一援羣生理阻心行道絕形聲

菩薩讚

若人仰宗發性遺慮以定養慧和理斯附愛初四等終然十住涉求至矣在外皆去

緣覺辟閈合讃

厭苦情多厭物志少如彼化城權可得寶誘以
湼槃救爾生老聲元三車翻乘一道

范泰佛讃附

精粗事㽎始末理通捨事就理即朗祛蒙惟
此靈覺因心則槃四等極物六度在躬明發
儲宮穀孰是化初夕滅雙樹登還本無耻耻違
神適逸安如願言來期兇茲淪滑

銘

佛影銘有序

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緣端緒不一難以形檢易以理測故已備載經傳具著記論矣雖舟壑緬謝像法猶在感運欽風日月彌深法顯道人至自祇洹具說佛影偏為靈奇幽巖嵁壁若有存形容儀端莊相好具足莫知始終常自湛然廬山法師聞風而悅於是隨喜幽室即考空巖北枕峻嶺南映滮澗摹擬遺量寄託青

彩豈唯像形也爲故亦傳心者極矣道秉道人
遠宜意旨命余製銘以充刊刻石銘所始寔由
功被未有道宗崇大若此之比豈淺思膚學所
能宣述事經徂謝永眷罔已輒磬竭劣薄以諾
心許微猷秘奥萬不寫一庶推誠心頗感羣物
飛鵠有革音之期闔提獲自拔之路當相尋於
淨土解顏於道場聖不我欺致果必報援筆興
言情百其慨

羣生因染六趣牽纏七識迭用九居屢遷劇哉

五陰卷矣四緣遍使轉輪苦根迍邅迍邅未已
轉輪在巳四緣雲薄五陰火起塵塵正覺是極
是理動不傷寂行不乖止曉爾長夢貞爾沈設
以我神明成爾靈智我無自我實承其義爾無
自爾必存其僞僞既殊塗義故多端因聲成韻
即色開顏望影知易尋響非難形聲之外復有
可觀觀述表相就近曖景匪質匪空莫測莫領
倚巖輝林傍潭鑒井借空傳翠激光發冏金好
冥漠白毫幽曖日月居諸胡蠻斯慨會是望僧

擁誠俟對承風讃則瞶若有棐敬闓遺縱跳鑒
唆峰冈流步櫚窈窕房櫳激波烘摒引月入窗
雲往拂山風來過松地勢既殊像形亦爲彩淡
浮色聲覩光貌若滅若無在界在學由其深精
能感靈獨誠之云乎惡亦孔績嗟爾懷道抑勿
中惕弱喪之推關提之役反路今視發蒙茲覿
式厲厥心時逝流易敢銘蠹字敬告象錫

書帙銘

懷幽卷賾戢妙袍客用舍以造舒卷不失亮帷勤玩無或暇逸

七

七濟

朝食旣畢櫥菓堂陰春惟枇杷夏則林檎

誄

宋武帝誄

九有同悲四海等哀矧伊下臣思戀徘徊故遵
前典式述聖徽乃作誄曰

彝潛歷巖高勝泗淅龍德而隱風積乃舉皇之
道世屯難方阻眷此區寰閔爾淪胥太元之季
權戚擕薄隆安之初王相蒙弱嶽牧糾虔朝廷
紛錯妖祲乘隙蝬噴鯨躍旣擾輿區遂斥帝塵
亂離斯瘼不後不先寔賴明哲授手康旃紀慶

迴渟餘分成閏舊晉中微僞楚荐亂彼潛機
整此英師推亡必朽固存斯振虛衍負險肆慝
遐嶺殄我江豫迫我畿省民既播蕩國將遷北
乘騶歸輸式固皇境弘危濟險弭難釋殆虎騎
驚隱舟師泝海傾穴翦巢殲剔淵林昔去洛汭
息肩江沚世更十君年踰百祀國絕與復家成
桑梓荒毀莫恤頹國誰恥夏典載禹九道是行
商誥述湯乘攻是斧勸彼周流協此經營仗鉞
伐鼓赫赫明明乃救衆師竟執戎昭誨以三略

悳以六幕雲撤風京席卷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靈慨
舊斬阮濟西關將旋東道中懸徐豫兼應燕趙
榮盛襲代惡倖大造澤及四海功格八表悠悠
聲教縣縣川陸非獻氈裘南貢金竹鑿首冠弁
穿胸斂服塞充欣日巢棲玩屋匪惟遐譚靈物
偕蔬孰是人事自天所佑甘露芝草祥雲瑞宿
嘉禾連木素鳥皓獸昔之所感謳頌同音今之
所應幽顯一心宋克虞德晉循唐欽曰總八紘
于茲三齡四維開張九流昭明敦儉務素欽賢

愛荫制規作訓闡授脩經禮樂已甄雲門未弘
將陟井陘薄掃白登非朔汾陰飛旌衡[illegible]東岱
靈遲王牒金縢天地不仁蒼生寡福已荷一遇
棄我何速梁顛木頹昔殞以贖同軌非至率土
咸哀殊方均服欒欒素縗灑淚成雨響叫如雷
史臣考卜高山開基貞龜無違遷靈有期嗣皇
擗摽羣后崩悲孰云不戚痛百在茲惟祖之夕
流火始變秋月未永飛漏急箭鳴簫哀噭金觴
庭奠列馬長隧發輦華殿華殿既謝長隧是幸

雙蓋躊躕六淵引領攀援容貌眷戀俄頃哀哀
百僚長辭含鯁吞欷百朔靴鞭三始從履五牧
年歷十祀天光下濟謬蒙眷薦愧微刀筆煩瀆
遊止垂暮待講接筵發理脩觴朗夕登臺泛沼
匪月匪日無晏無早如何一旦緬邈穹昊微容
未遠聖靈超然收淚即路含戚何言風霜蕭瑟
山海蒼茫拋苦情矜節速心傷孰是幽哀實戀
我皇情思如環護蘇豈忘

宋廬陵王誄

非非淮南而痛深於中霧迹非任城而暴甚於仰毒託體皇極銜怨至甚豈惟有識傷慨故亦率土懷心甚出罔已之悲以陳酸切之事云爾

誄曰

哀哀君王絡仁且德在枉無言即鼻有默曾是怨虐古來一酷身微咎累痛踰酖毒何斯禍斯乃怨乃辱命如可延人百其贖矜急景之難留悼驚波之易淪自君王之冥漠歷彌稔於此春

聆鳴禽之響谷覩喬木之陵雲戚戚節而興悅
獨悵悲而莫申候射隼于高墉赫王典以正刑
服二葬于北阡致九伐于南荊發酸痛于仁就
令寵贈于哀心布悽楚于帝言撫綢繆于皇吉

曇隱法師詠

夫協理嵒論百家夫見其是因心自了一巳不思其蹟而絡莫相辨我若成數稱偷竊授覓知于誰冀行跡立則詹惡靡徵欲聲名傳則薰蕕同欣然意非身之所樫期出命之所限者月所親覿見之若人矣慧心朗識發于髫辯生自豪華家藏金帛加以巧乘騎解絲竹秩絕景于康衢弄絃管於華肆者非徒經旬涉朔彌歷年稔而已訪趙李之咸陽程鄭之臨卭矣既而永夜

獨悟中饮興歎曰悲夫欣厭迭來綫歸憂苦不杜其根於何超絶且三界迴泷諸天倏瞬况齋景牛山遡武企陰催促節物遒迫霜露摧此顏言伊何能久慨然有摘落榮華棄滯物我之志母氏矜其心姊弟申其操遂相許諾出家求道一身恍然闔門離世妻子長絶歡娛永謝豈唯向之靡樂判之盛年絡古恩愛於今仳別矣旅舟南邁投迹廬嶽一登石門香鑪峰六年不下餘僧浆不堪其操法師不改其節援物之念不

以幽居自杭同學嬰疾振錫萬里相救余時謝病東山承風遙箋登望人期頗以山招法師至止鄰人榮後前詩叙粗已記之故不重煩及中閒反山成說欵盡遂獲接棟重崖俱浥迴淵茹芝木而共餌披法言而同卷者再歷寒暑非直山陽靡喜愠之容令尹一進巳之色實明悟幽微袪滌近滯蕩洛深垢日忘其疾痗白首同居而乖離無象信順莫歸徵集何緣晚節悵疊遠見參尋至止阻潤音塵殆絕值暑著遘疾未旬卽

化誠存亡命也此行頗賓有山承凶感痛延百常情紙墨幾時非以斯名益欽志節追感平生自不能默已故投懷援筆其辭曰

仰尋形識俯探理類採辭知律拔萃覩衆物以靈異人以智貫即是神明覩鑒意謂爰初在稚慧心夙察吐喻芳華懷抱日月如彼蘭苑風過氣越如彼天倪雲被光發求名約身規樸束已儻或遇世曾未近似生以意泰意管生理孰是歔慰程鄭趙李家齊金締才練藝技驟首揮霍

絲絃綺靡酒娛調促意姸服侈朝迫景曛夕忌
星從悠悠白日淒淒良夜年往歎流厥來情舍
若樂環迴終卒代謝乘而更適生速名借誰能
易奪何術推移精粗渾淆善惡參差即心有限
在理莫規試發衆肆度獲所窺道家躋近羣流
飫遊假名恒誰傍義豈反獨有兼忘因心則舍
傷物沈迷羨彼驅遺變服京師振錫廬頂長別
榮冀永息幽嶺含華襲素去繁就省人苦其難
子取其靜昏之視明即愚成絕智之乘情對理

斯湼者既弗袪滯亦安救子之矜之爲爾昔節
節苦在己利貞存彼以明闡逝以慈累徙欲以
援物先宜濟此發軫情違終然理是梁鴻攜妻
荷蓧見子雖黍接人行歌道已於世日高於道
殊鄙始見法師獨絕神理形壽易盡然諾難判
秉心卽化棄身靡歎懷道彌篤景命已安矜物
辭山終身旅館嗚呼哀哉魂氣隨之延陵已了
蔦蘿同施漆園所曉委骸空野豈異豈嬌幸有
遺餘聊給蟲鳥嗚呼哀哉緬念生平同幽共深

相率經始偕是登臨開石通澗剔柯疏林遼眺
重疊近矚嶇嶔乘寨地形尋微探賾何句不研
奚疑形析帙得軸卷藏披紙發問來答往俾日
餘夕沮溺耦耕爽齊其轍跡同心歡尋異意違
永痎懷灼開罔滯悲跳云不痛零淚沾衣嗚呼
哀哉行久節移地邊氣改絡秋中冬蹤桂投海
永念伊人思深情倍俯謝常人仰愧無待嗚呼
哀哉

廬山慧遠法師誄

道存一致故異化同輝德合理妙故殊方齊致昔釋安公振玄風于關右法師嗣沫流于江左聞風而悅四海同歸爾乃懷仁山林隱居求志于是衆僧雲集勤修淨行同法餐風棲遲道門可謂五百之季仰紹舍衛之風廬山之嵔俯傳靈鷲之音洋洋乎未曾聞也予志學之年希門人之末惜哉誠願弗遂永違此世春秋八十有四義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薨年踰縱心功遂

身亡有始斯終千載誰光嗚呼哀哉乃爲誄曰
於昔安公道風允被大法將盡頹綱是寄體靜
息動懷貞整僞事師以孝發徒以義仰弘如來
宣揚法雨俯授法師威儀允舉學不厭鑒不
出户棲禮雖御獸爲長楚朗朗高堂肅肅法庭
既嚴既靜愈高愈清從容音旨優游儀形廣演
慈悲饒益衆生堂堂其氣亹亹其資慇勤味道
辭親隨師供奉三寶析微辨疑盛化濟濟仁德
怡怡於焉問道四海承風有心載馳戒德輶躬

令聲續振五淵暫隆弘道興機嗚盧師冲十六
王子孺童先覺公之出家年未志學如彼鄧林
甘露潤澤如彼瓊瑤既磨既琢大宗戾止座衆
龍集肆來脊宇靈寺奚立舊望研幾新學時習
公之劭之識和戢韜乃脩什公宗望交泰乃延
稱衆親承三昧衆矣合流可上可大穆穆道德
超于利害六合俱否山崩海竭日月沈暉三光
發嘶衆麓摧柯連波中結鴻化垂緒微風永滅
嗚呼哀哉生盡冲素死增傷悽單藥土槨示同

斂骸〵人天感悴帝釋慟懷習習悲風依依餘愛

悲夫法師終然是棲室無停緇流有曠鳴呼

哀哉端木喪尼哀盍六年仰慕洙泗俯憚荼

今子門徒實同斯藉晨掃虛房夕泣空山鳴呼

法師何時復還風嘯竹柏雲霧巖峰川盤如泣

山林改容自昔聞風志願歸依山川路邈心往

形違始終銜恨宿緣輕微安發有寄閻浮無希

鳴呼哀哉

附錄

謝靈運傳　　梁沈約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瑍生而不慧爲祕書郎蚤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那得生靈運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從叔混特知愛之襲封康樂公食邑二千戶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

宗之咸稱謝康樂也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以爲記室參軍毅鎮江陵又以爲衛軍從事中郎毅伏誅高祖版爲太尉參軍入爲祕書丞坐事免高祖伐長安驃騎將軍道憐居守版爲諮議參軍轉中書侍郎又爲世子中軍諮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高祖於彭城作撰征賦仍除宋國黃門侍郎遷相國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坐輒殺門生免官高祖受命降公爵爲侯食邑五百戶起爲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靈運爲性褊

厥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

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憤廬

陵王義眞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欵異常少帝卽

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

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

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

縣動踰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

詠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

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

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脩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爲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徧遠近欽慕名動京師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太祖登祚誅徐羨之等徵爲祕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職使整理祕閣書補足闕文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令靈運撰晉書粗立條流書既見任遇靈運

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堇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上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以疾東歸而遊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是歲元嘉五年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才悟而輕

薄不爲文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
明爲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
視惠連大相知賞時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
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
而尊作常兒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
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
載之而去荀雍字道雍官至員外散騎郎璿之
字曜璠臨川內史爲司空竟陵王誕所遇誕敗
坐誅長瑜文才之美亞於惠連雍璿之不及也

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爲廣州所統曾城令及義慶薨朝士詣第叙哀何勗謂袁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宗英未宜便以流人爲念廬陵王紹鎮尋陽以長瑜爲

南中郎行參軍掌記之任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眾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徒眾驚動縣邑太守孟顗事佛精

懸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
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
此言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决以爲田太
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
之顗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岯
崲湖爲田顗又固執靈運謂顗非存利民正慮
决湖多害生命言論毀傷之與顗遂構讐隙因
靈運橫恣百姓驚擾乃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
板上言靈運馳出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見

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賜秩中二千石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執錄望生興兵叛逸遂有逆志追討禽之送廷尉治罪廷尉奏靈運率部衆反叛論正斬刑上惜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乃詔曰靈運罪釁累仍誠合盡法但謝玄勲參微管宜宥及後嗣可降死一等徙付廣州其後秦郡府將宗齊受至涂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

亂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受檢討遂
共格戰悉禽付獄其一人姓趙名欽山陽縣人
云同村薛道雙先與謝康樂共事以去九月初
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先作臨川郡犯事徙
送廣州謝給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
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取謝若得者如意之
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及旣還饑饉緣
路爲刧盜有司又奏依法收治太祖詔於廣州
行棄市刑臨死作詩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

著文章傳於世子鳳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
喜慍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
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
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
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
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
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
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

詩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
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
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
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
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
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
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飆流所始莫不同
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
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

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

絲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繇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

言之非謬如日不然請俟來哲

謝靈運傳

唐李延壽

謝靈運安西將軍奕之曾孫而方明從子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瑍生而不慧位祕書郎早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兒何爲不及我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從叔混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瑯琊王大司馬行參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

形制世其宗之咸稱謝康樂也累遷秘書丞坐事免宋武帝在長安靈運爲世子中軍諮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武帝於彭城作撰征賦後爲相國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坐輒殺門生免官宋受命降公爵爲侯又爲太子左衛率靈運多愆禮度朝廷惟以文義取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惋廬陵王義眞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欵異常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

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
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
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
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微等
並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
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脩營舊業傍山帶江盡
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爲娛
有終焉之志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
寫宿昔間士庶皆徧名動都下作山居賦并自

注以言其事文帝誅徐羨之等徵爲秘書監再
召不起使光祿大夫范泰與書敦獎乃出使整
秘閣書遺闕又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
尋遷侍中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
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旣自以名輩應參
時政至是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
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
遇意旣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
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

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為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官是歲元嘉五年也靈運既東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奇才不為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為會稽靈運造方明過惠連大相知賞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為刎頸

交㫖何長瑜敎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
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
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旣不
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靈運因祖
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旣衆義故門生數百鑿
山浚湖功役無巳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
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
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
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

賊求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徒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倮身大呼顗深不堪遣信相開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爲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

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崲湖爲田顗又固執靈運謂顗非存利人政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顗遂隙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詣闕上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興兵叛逸遂有逆志追討擒之送廷尉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

獎勸詩　晉從叔混

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緄染功剖瑩方瓊瑾

和謝監靈運　宋顏延之

弱植慕端操窘步懼先迷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伊昔遘多幸秉筆侍兩闈雖慙丹雘施末謂玄素睽徒遭良時詖王道奄昏霾人神幽明絕朋好雲雨乖郊扃汀洲浦謂帝蒼山蹊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留荑跂予間衡嶠曷月瞻秦稽

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沈泥惜無雀雉化何用充
游淮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求莢荓昔宇翦
棘闢舊畦物謝時既晏年往志不偕親仁敷情
昵興玩究辭悽芬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盡言
非報章聊用布所懷

答靈運　宋從兄瞻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開軒滅華燭月露皓
已盈獨夜無物役寢者亦云寧忽獲愁霖唱懷
勞奏所誠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伊余雖寡

謝靈運傳　　溫州府志

謝靈運玄之孫也性頴異文冠江左第一爲永嘉守優惠多及民招士講書人知向學居西堂夢惠連得池塘生春草句時以爲工有行田登桑與民別等詩今有夢草堂謝公亭謝客巖謝池及康樂坊之名皆民所不能忘者謝康樂莅永嘉郡兒童騎竹馬迎之至今名竹馬坊又東北五里靈運餞淵與民叙別于此今名北亭俱載郡志

原缺

感殷憂暫爲輕牽率酬荅漢長慚愧吾生

於安城荅靈運　五章　　宋從兄瞻

條繁林瀰蔚波淸源逾濬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胤綢繆結風徽烟煴吐芳訊鴻漸隨事變雲臺與年峻

華萼相光飾嚶鳴悅同響親親子敦余賢賢吾爾賞比景後鮮輝方年一日長萎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

徇業謝成操復禮愧貧樂幸會果代耕符守江

南曲展邇傷荏苒遵塗歎緬邈布懷存所欽我勞一何篤

肇允雖同規翩飛各異槩迢遞封畿外窈窕承明內尋塗塗旣睽卽理理已對絲路有恒悲矧乃在吾愛

跬行安步武鎩翮周數仞豈不識高遠違方往有吝歲寒霜雪嚴過半路逾峻量已畏友朋勇退不敢進行矣勵令猷寫誠酬來訊

入彭蠡經松門觀石鏡緬懷謝康樂

唐李白

謝公之彭蠡因此遊松門余方窺石鏡兼得窮江源欲將繼風雅豈徒清心魂前賞逾所見後來道空存況屬臨汎美而無洲渚喧漾水向東去潮流直南奔空濛三川夕廻合千里昏青桂隱遥月緑楓鳴愁猿水碧或可采金精秘莫論吾將學仙去冀與琴高言

孤嶼　唐李白

康樂上官去永嘉遊石門江亭有孤嶼千載跡

猶存

謝客巖　唐姚揆

不見古君子空餘舊林巒翠色媚車馬爽氣巖衣冠水天影交碧松竹聲相寒

懷謝康樂　宋林景熙

巀嶭鎮九斗贔屓挾五丁飛霞適何來縹緲闕珠庭永懷謝康樂坐嘯山水城曠代得眞契我辟有餘情松風灑六月使我毛骨淸猿鳥亦僁慰人生何營營

浣紗溪　明 皇甫汸

謝公永嘉守在郡有無爲敦賞傾令弟華萼毋相携躋險既山顛窮源亦水媾溪名沐鶴是人覩遊蹤非偽言幾禪際並影浣紗時凌波粲秀色雜翠逗芳儀援琴挑未就解佩贈猶疑高唐修宋玉洛浦悵陳思矜華但唇動締心空目馳來同湫風止去作飄雲辭停聲三婦艷嗣響二南詞

遺事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世說

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時月望蔡蕭蕭如寒風振松曰康樂凜凜如霜臺籠日 世說

王令明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一交言靈運辯博辭義鋒起令明時然後言荀伯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如萬頃陂 世說

謝康樂父不慧早亡康樂好臧否人物叔混患之欲加裁折謂宣遠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共遊戲命瞻與靈運共車既上便商較人物宣遠謂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黙然言論自此衰止 世說

靈運問謝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謟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公閭勳名佐世不得為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為一時之冠方之公閭本自遼絕 宋書謝弘微傳

謝靈運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謠曰四人挈衣裾三人捉坐牀 宋書

宋浦陽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墮水甓有隱起字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甓詣京咸傳視焉乃驗龜繇古冢已八百矣 水經

謝瞻作喜霽詩靈運寫之王現詠之王弘以爲三絕 南史謝瞻傳

王籍爲詩慕謝靈運其合也殆無媿色時謂康樂有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莊周 南史王籍

傳

謝靈運每云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治耳必求性靈眞奥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弘明集

謝靈運半日吟詩百篇頓落十二齒

謝靈運少所推崇見遠公肅然心服乃卽寺觀翻涅槃經因鑿爲臺植白蓮池中名臺曰翻經臺因號白蓮社廬山記

謝靈運遊石門入沐鶴鄉溪有二女浣紗嘲以二詩忽不見遂同踰三里遇弟惠連與之偕回

集評

顏延之嘗問鮑明遠已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 世說

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世說註

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 梁簡文

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

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皆五言之冠冕文章之命世也 詩品

謝靈運詩其原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爲累嶸謂若人興多才博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 詩品

謝靈運才高辭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

後人以康樂回處爲大郎回惠連回處爲小郎回溪日浣沙溪 括蒼志

謝靈運鬚美臨刑施於南海祇洹寺爲維摩詰鬚寺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樂安公主五月鬭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取之又恐他人所得因剪棄其餘今遂絕 國史彙纂

樂潘左其爲文直於情性尙於作用不顧辭彩而風流自然彼淸景當中天地秋色詩之量也卿雲從風舒卷萬狀詩之變也不然何以得其格高其氣正其體貞其貌古其辭深其才婉其德宏其調逸其聲諧哉（皎然詩評）

客有問予謝公池塘生春草明月照積雪二句優劣予曰池塘生春草情在言外明月照積雪旨寓句中風力雖齊取興各別

以險爲主以自然爲工李杜深處多取此（詩譜）

靈運森蔚璀璨而鋪敘紛綿處似急就篇竹林詩話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靈運坐此詩得罪遂謝以阿連夢中授此語有客以請舒王曰不知此詩何以得名後世何以得罪當時舒王曰權德輿已嘗評之公未尋繹耳池塘者泉川瀦溉之地今日生春草是王澤竭也豳詩所紀一蟲鳴則一候變今日變鳴禽者候將變也吟總雜錄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爾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

然與景相遇備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詩家妙處須以此爲本而思苦言難者往往不悟石林詩話

江淹擬惠休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古今以爲佳句然謝靈運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即是此意

顏不如鮑鮑不如謝文中子獨取顏非也嚴滄浪

謝靈運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孫器之

三謝詩靈運最勝當就選中寫出熟讀自見優

劣 唐西予

嶽遊送孔令詩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淒淒陽卉腓皎皎寒潭潔上二句見孔令避地之意三句喻時四句羨孔賦而比也在宥天下理吹萬羣方悅詩意微婉喻宋公尤妙 琅邪漫抄

康樂之詩六朝之冠也然其始本於陸平原陸謝二子則又並祖曹子建故鍾嶸曰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 李夢陽

康樂雄好山水故登涉之言締構妙絕窮情極

悠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把之不得可謂神於
詠賦者矣且其肆覽莊易博綜百家駢琛[illegible][illegible]
往往不期而有故使後代搵揚之士內無之思
外無遺物皆斯人為之創導也譬之花蕚在建
安時開羅其半尚多渾含至康樂色彩敷發殆
盡靈機天化無餘蘊矣千年來未有其匹 黃省曾
謝靈運天質奇麗運思精鑿雖格體創變是潘
陸之餘法也其雅縟乃過之 王世貞